

經部

禮書綱目卷六十二

婺源江永撰

政事上　通禮十一

補

洪範九疇次三曰農用八政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上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

除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　洪範　司徒齊八政以防淫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飲食為上衣服次之事為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　王制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掌主也邦治王所以治邦國也佐猶助也鄭司農云邦治謂總六官之職也故太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六官皆總屬於冢宰故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

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亦曰國典常也經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為法式也常者其上下通名擾猶馴也統猶令也詰猶禁也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任猶倳也生猶養也鄭司農云治典冢宰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教典司徒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禮典宗伯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政典司馬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刑典司寇之職故立其

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此三時皆有官惟冬無官又無司空以三隅反之則事典司空之職也司空之篇亡小宰職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注見職官下篇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法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禄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

田役以馭其衆注見封建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注見周月乃施典于邦國詳見職官下施則于都鄙詳見職官下施灋于官府詳見職官上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成八成禮賓禮也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大事決於王小事冢宰專平天官

小宰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逆迎受之鄭司農云貳副也同上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

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逆受而鉤考之 同上）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注見財賦篇 同上）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典則亦法也逆迎也六典八法八則冢宰所建以治百官大史又建焉以為王迎受其治也大史日官也春秋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卿之職）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謂邦國都鄙官府以法爭訟來正之者 春官）內史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國法六典八法八則 同上）御史掌邦國都

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治凡治者受法令焉為書寫其治之法令來受則授之同上　匡人掌達法則匡邦國法則八法八則也邦國之官府都鄙亦用焉　夏官　大行人十有一歲修法則法八法也則八則也　周官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吕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

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别也 中庸

右總要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民不與焉宜先言未遑餘事 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功功臣也存察也察有仁愛也 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物猶事也紕繆猶錯也五事得則民足一事失則民不得其死明政之難 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人道謂此五事 大傳 孔子侍

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對曰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言君當務於政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别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庶物猶衆事也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無似猶言不肖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

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大昏國君取禮也至矣言至大也興敬為親言相敬則親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

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愾猶至也大王居豳為狄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是言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百姓之妻子猶吾妻子也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王迹興焉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過民猶

稱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為法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有猶保也不能保身者言人將害之也不能安土動移失業也不能樂天不知己過而怨天也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物猶事也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

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物猶事也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舉無過事以孝事親是所以成身哀公問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布粗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務財訓農通商惠工加惠於百姓賞其利器用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之宜也元年草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草車兵車季年在僖二十五年蓋招懷逃散故能致十倍之衆閔二年左傳

晉文公屬百官賦職任功屬會也賦授也授職事任有功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棄責除宿責也施施德也舍舍禁也分寡分少財也救乏

振滯匡困資無救乏救乏絶也振拯也拯淹滯之士匡正也正困窮之人資無子無財者輕關易道通商寛農輕關輕其税也易道除盜賊也通商利商旅也寛農寛其政不奪其時茂穡勸分省用足財茂穡勉稼穡也勸分勸有分無也省用減國用也足財備凶年也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利器利器用也明德明德教也厚民性厚其情性舉善授能官方定物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官以定百事正名育類正名正上下服位之名育長也類善也昭舊族昭明也舊族舊臣有功者之族愛親戚明賢良明顯也尊貴寵國之貴臣尊寵之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旅客也友故舊故舊為公子時也胥籍

狐箕欒郤伯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官朝廷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也中官內官也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縣鄙也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受公田也庶人食力各食其力工商食官工百工商官賈也周禮府藏皆有賈人以知物賈食官官廩之皁隸食職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食職各以其職大小食祿也官宰食加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家田也論語曰原憲為家邑宰政平民阜財用不匱阜安也國語晉語趙宣子為國政宣趙盾謚制事典典常也正法罪輕重當辟刑獄辟猶理也董逋逃董督也由質要由用

也質要券契也治舊洿治理洿穢本秩禮貴賤不失其本續常職脩廢官出滯淹拔賢能也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文六年左氏傳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始為政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逮鰥寡惠及微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患匡亦救也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節器用節省也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不縱私欲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

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成十八年左傳

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彊也洫溝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而斃踣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並畔為疇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

誰其嗣之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興　襄三十年左傳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家語

大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親親若堯親九族也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賢有善行也能多才藝者保庸安有功者尊貴尊天下之貴者孟子曰天下之達尊者三曰爵也德也齒也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吏也禮賓賓客諸侯所以示民親仁善鄰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任猶倳也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八材珠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草曰剥羽曰析閒民

謂無事業者轉移為人執事若今傭賃也玄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九穀無秫大麥而有粱苽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虞衡掌山澤之官主山澤之民者澤無水曰藪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行曰商處曰賈阜盛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婦人之美稱也堯典曰釐降二女嬪于虞臣妾男女貧賤之稱晉惠公卜懷公之生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生而名其男曰圉女曰妾及懷公質於秦妾為宦女焉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疏不熟曰饉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牧州長也九州

各有封域以居民也長謂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宗繼别為大宗收族者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禾不絶民税薄利之玄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謂以政教利之吏小吏在鄉邑者友謂同井相合耦耡作者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藪亦有虞掌其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民守其材物以時入于王府頒其餘於萬民富謂藪中材物

天官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寛疾六曰安富

保息謂安之使蕃息也慈幼謂愛幼少也産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十四以下不從征養老七十養於鄉五十異粻之屬振窮拼捄天民之窮者也窮者有四曰矜曰寡曰孤曰獨恤貧貧無財業稟貸之寛疾若今癃不可事不算卒

可事者半之也安富平其繇役不專取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本猶舊也媺善也謂約椓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聯猶合也兄弟昏姻嫁娶也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蓺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云稼穡謂三農生九穀也樹蓺謂園圃毓草木作材謂虞衡作山澤之材阜蕃謂

藪牧養蕃鳥獸飭材謂百工飭化八材通財謂商賈阜通貨賄化材謂嬪婦化治絲枲斂材謂臣妾聚斂疏材生材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學藝謂學道藝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服事謂為公家服事者玄謂生材養竹木者　地官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政讀為征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地守虞衡之屬地事農圃之職地貢諸侯之九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施讀為弛也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為之制豐省之節耳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於萬物　同上

右通言民政　禹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脩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脩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飢不寒之類皆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脩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

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與三也叙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汩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叙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既已循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必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强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吕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　大禹謨

大司徒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

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 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相占視也阜猶盛也蕃蕃息也育生也任謂任地所生因民所能地官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周官 司空執度度地 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 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 觀寒煖燥濕沮謂萊沛 量地遠近 制邑井之處 興事任力 事謂築邑廬宿市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 使其材藝堪地氣也 廣谷大川異制 謂其形象 民生其間者異俗 謂其所好惡 剛柔輕重遲速異齊 謂其情性緩急 五味異和 謂香臭與

鹹苦器械異制謂作務之用衣服異宜謂氈裘與絺綌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教謂禮義政謂刑禁　王制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得猶足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立小學大學　同上

右居民

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磽确為瘠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瘠土利薄又勞而用之使不淫逸不淫逸則向義故長王天下也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民勞於事則思儉約

故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沃肥善也不材器能少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善心生故嚮義也國語魯語

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敝之也民失其業則窮窮則濫禮運

管仲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參三也國郊以內也伍五也鄙郊以外也謂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聖王謂若湯武也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也若工就官府農就田野所以成

陵為之終以為其事也而慎用其六柄焉柄本也六柄生殺貧富貴賤也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四民謂士農工商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哤亂貌易變易也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士講學道藝者閒燕猶清淨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羣萃而州處萃集也處聚也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物事也遷移也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肅疾也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言四時各有其宜也謂死生凝釋之時也辨其功苦辨別也功牢也苦脆也權節其用權平也視其平沈之均也節節其大小輕重也論比協材論擇也比比其善惡也協和也和其剛柔也旦莫從事施於四方施其物用於四方也以飭其子弟飭教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陳亦示也功成功也功善則有賞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

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用者預資之也）而監其鄉之資（監視也資財也視其貴賤有無）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背曰負肩曰擔任抱也荷揭也）服牛軺馬（服謂牛服車也軺馬車也詩云睆彼牽牛不以服箱）以周四方（周徧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市取也鬻賣也）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贏也）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相與陳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樹藝各有宜也）權節其用耒耜枷芟（權平也平節其器用小大倨句之宜也枷拂也所以擊草也芟大鎌所以芟草也）及寒擊菒除田（寒謂季冬大寒之時也菒枯草也）以待時耕（時耕謂立春之後）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疾速也耰摩平也時雨至當種之也）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在掖曰挾槍椿也刈鎌也耨鎡錤也鎛鉏也）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脫解也茅蒲簦笠也襏襫蓑薜衣也茅或作萌竹萌之皮所以為笠也）霑

體塗足霑濡也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敏猶材也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暱近也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秀民民之秀出者也賴恃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掌民之官也罪在五刑也有司已於事而竣已畢也竣退伏也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唐尚書曰四民之所居也昭謂國國都城郭之域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在焉

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二千家為一鄉二十一鄉凡四萬二千家此管仲所制非周法也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者不從戎役也士鄉十五唐尚書云士與農共十五鄉昭謂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為三軍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邑之數則下所云伍鄙是也公帥五鄉焉五鄉萬人是謂中軍公所帥也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國子高子皆齊上卿各帥五鄉為左右軍也參國起按以為三官參三也按界也分國事以為三也臣立三宰三宰三卿也使掌羣臣也工立三族族屬也晉趙盾為旄車之族上言工商之鄉六則各三也市立三鄉市商也商處市井故曰市澤立三

虞周禮有澤虞之官虞度也掌度知川澤之大小及所生育者山立三衡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衡平也掌平其政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上言參鄙內政既備故復問伍鄙之事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其國而伍其司制野鄙之政也此以下與郊內之制異也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五屬四十五萬家也立五正也正長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正也聽大夫之治也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也聽縣帥之治下政聽鄉

下政縣帥也聽鄉帥之治也 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國語齊語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板今户籍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鄭司農云文昌宫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為體近文昌為司命次司禄次司民玄謂司民軒轅角也天府主祖廟之藏者贊佐也三官

以貳佐王治者當以民多少黜陟主民之吏　秋官

小司寇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大比三年大數民之衆寡也人生齒而體備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　内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人數定而九賦可知國用乃可制耳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小司寇於祀司民而獻民數於王重民也進退猶損益也國用民衆則益民寡則損　同上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禄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注見吉禮天神

右民數　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閒生民之數

則拜之開登穀則拜之賈誼新書宣王既喪南國之師喪亡也敗於姜戎氏時所亡也南國江漢之間也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乃料民于大原料數也大原地名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于王也司商協名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司徒協旅司徒掌合師旅之衆也司寇協姦司寇刑官掌合姦民以知死刑之數牧協職周禮牧人掌牧養犧牲合其物色之數工協革工百工之官革更也更制度者合其數也揚協入

場人掌場圃委積珍物斂而藏之也廩協出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也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事謂因藉田與蒐狩以簡知其數也王治農於藉藉藉於千畝田也搜於農隙春田曰搜搜擇也禽獸懷妊未著搜而取之也農隙仲春既耕之後隙間也耨穫亦於藉言王亦至於藉考課之獮於既烝秋田曰獮獮殺也順時始殺也烝升也月令孟秋乃升穀天子嘗新既升謂仲秋也狩於畢時冬田曰狩圍守而取之畢時時務之畢也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習簡習也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言王不謂其眾少而大料數之是示以寡少又

厭惡政事不能修之意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示天下寡弱諸侯將避遠王室不親附也治民惡事無以賦令言厭惡政事無以賦令也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故事也天道清淨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害政戕為政之道也妨後嗣謂將有禍亂也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國語周語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尹鐸簡子家臣也晉陽趙氏邑為治也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繭絲賦稅保障蔽扞也小城曰保禮記曰遇入保者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損其戶則民優而稅少晉語

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猶任也救救凶災也賓賓客其賢者故書受為授杜子春云當為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又云賙當為紏謂紏其惡玄謂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賙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地官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稽猶考也夫家猶言男女也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為井玄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貴謂為卿大夫賤謂占會販賣者廢疾謂癃疾也施當為弛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夫家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登成也成猶定也衆寡民之多少物家中之財歲時入其數若令四時言事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鄭司農云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治成治事之計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象之法徇以木鐸曰

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修法糾職以待邦治憲表縣之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四郊之吏吏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聽平謂察之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歲終則考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

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吉服祭服也凶服弔服也比長主集為之祭器者簠簋豋俎之屬閭胥主集為之喪器者夷槃素俎楬豆輁軸之屬族師主集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為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為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此鄉器者若國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

大比則考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考教視賢能以知道埶與不察辭視吏言事知其情實否展猶整具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謂建子之十一月也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

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詳見學校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

辨其可任者詳見禮田役篇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會計也致事言其歲盡文書

正歲令羣吏考法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大祭祀謂州社稷大喪鄉老大夫於是卒者涖臨也歲終

則會其州之政令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廢興所廢退所興進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禁戒其黨之民歲

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以歲時涖校比涖臨也鄭司農云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政事邦政之事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以役國事以相葬埋相共猶相救相賙 歲終則會政致事 閭胥

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相及衺猶惡也從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若徙於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徙於他謂出居異鄉也授之者有節乃達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内之鄉中無授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繫之圜土考辟之也圜土獄城也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閔於出之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詳財賦篇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

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考羣吏而以詔廢置郊里郊所居也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周天下也萊休不耕者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　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此野謂甸稍縣都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為鄰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

六鄉

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

變民言甿異外內也甿猶懵懵無知貌也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為率謂可任者家二人樂昏勸其昏姻如媒氏會男女也擾順也時器鑄作耒耜錢鎛之屬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政讀為征土均掌均平其稅鄭大夫讀耡為藉杜子春讀耡為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癈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

職謂民九職也分其農牧衡虞之職使民為其事也載師職云以物地事授地職互言矣貢九貢也

賦九賦也政役出士徒役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施讀亦弛也經牧制田界與井也可食謂令年所當耕者也財征賦稅之事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施亦讀為弛功事九職之事民所以為功業

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為邑者容公邑及公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

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興甿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為也興猶舉也屬猶聚也又因舉吏治有功者而聚敕其餘以職事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四達者治民之事大通者有四夫家衆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革也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徵徵召也比案比酇師各掌其酇之政令祭祀祭祀祭禜也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時四時也歲終則會其酇之政而致事鄰長各掌其鄰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

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校猶數也）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簡器簡稼器也兵器亦存焉有司遂大夫）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聽之受而行之也）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邑猶里也）以歲時合耦於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注見下章）鄰長掌相糾相受（相糾相舉察）凡邑中之政相贊（長短使相補助）徙於他邑則從而授之（從猶隨也授猶付也並地官）士師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

事以施刑罰慶賞鄉合鄉所合也追追寇也胥胥讀如宿偦之偦偦謂司搏盜賊也　秋官

鄉士掌國中鄭司農云謂國中至百里郊也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內也言掌國中此主國中獄也六鄉之獄在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鄉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分主三鄉

遂士掌四郊鄭司農云謂百里外至三百里也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言掌四郊者此主四郊獄也六遂之獄在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遂士十二人言各者二人而分主一遂

縣士掌野鄭司農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晉韓須為公族大夫食縣玄謂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焉

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總言之也獄居近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縣獄在三百里上都之縣獄在四百里上

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

方士掌都家

鄭司農云掌四百里至五百里公所食魯季氏食於都玄謂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大都任畺地小都任縣地家邑任稍地不言掌其民數民不純屬王

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

方士十六人言各掌其方者四人而主一方也其方以王之事動衆則為班禁令焉

以時修其縣法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

縣法縣師之職也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方士以四時修此法歲終又省之則與掌民數亦相近

並秋官

右鄉邑之政

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　繫辭傳　少皞氏以鳥名官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注見職官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阻厄后君也有爵土之稱播布也穀非一種故曰百穀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　舜典　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七曰嬪婦化治絲枲詳見民政篇　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則

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蓺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詩曰樹之榛栗又曰我蓺黍稷蓺猶蒔也　地官

土方氏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土宜謂九穀植穉所宜也土化地之輕重糞種所宜用也任地者載師之屬　夏官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以物地占其形色為之種黃白宜以種禾之屬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檃用蕡輕爂用犬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煑取汁也赤緹縓色也渴澤故水處也潟鹵也貆貒也勃壤粉解者埴壚黏疏者強檃強堅者輕爂輕脆者故書騂為挈墳作盆杜子春挈讀為騂謂地色赤而土剛強也鄭司農云用牛以牛骨

汁漬其種也謂之糞種墳壤多蚡鼠也壤白色蕡麻也玄謂墳壤潤解

地官

稻人掌稼下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謂之稼者有似嫁女相生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鄭司農說豬防以春秋傳曰町原防規偃豬以列舍水列者非一道以去水也以涉揚其芟以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芟鉤也杜子春讀蕩為和蕩謂以溝行水也玄謂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防豬旁隄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畦畤也澮田尾去水大溝作猶治也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殄病也絕也鄭司農說芟夷以春秋傳曰芟夷蘊崇之今時謂禾下麥為荑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玄謂將以澤地為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

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芒種稻麥也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於邑閭周猶徧也徧知種所宜之地縣以示民後年種穀用為法也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教之稼穡詳見上章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移用其民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四時耕耨斂艾芟地之宜晚早不同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遂大夫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以教稼穡以稽功事詳見上章正歲簡稼器修稼政簡猶閱也稼器耒耜鎡基之屬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

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縣正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詳見上章酇長趨其耕耨稽其女功女功絲枲之事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考工記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鄭司農云耡讀為藉杜子春云耡讀為助謂相佐助也玄謂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為名月令季冬命農師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是其歲時與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也秩叙受耦相佐助之次第並地官

車人為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鄭司農云耒謂耕耒庛讀為其顙有庛之庛謂耒下岐玄謂庛讀為棘刺之刺刺耒下前

曲接耜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内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緣外六尺有六寸内弦六尺應一步之尺數耕者以田器為度宜耜異材不在數中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中地之耒其庛與直者如磬折則調矣調則弦六尺　考工記　段氏為鎛器鎛器田器錢鎛之屬　同上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溝瀆澮田閒通水者也池謂陂障之水道也害於國稼謂水潦及禽獸也阱穿地為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于其中秋而杜塞阱擭收刈之時為其限害人

也書費誓曰鄭乃擭斂乃阱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　秋官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種桑麻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有閒無職事者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

地官

閭師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椁周棺也不帛不得衣帛也不衰不得衣衰也皆所以恥不免　同上

旅師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困時施之饒時收之　同上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

不給（春秋巡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　孟子）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毋聚大眾毋置城郭　仲春耕者少舍乃脩闔扇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季春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孟夏毋起土功毋發大眾　命野虞

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廵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農乃登麥　仲夏農乃登黍　季夏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孟秋農乃登穀命百官始収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　仲秋乃命有司趣民収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収舉五穀

之要　仲冬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季冬氷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注並詳月令篇

右農政 宣公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馬得食肉馬死者得葬馬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之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

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從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

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

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淮南子

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毋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

所謂西伯善

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豢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重嘆以深勑之也臣工羣臣百官也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也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汝汝當來咨度也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

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為藉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畬三歲田也於皇歎美之詞來年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衆人甸徒也庤具錢銚鎛鉏皆田器也銍鑊禾短鐮也艾穫也　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於是命甸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　周頌臣工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噫嘻亦歎辭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

川内方三十三里有竒言三十里舉成數也耦二人並耕也　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爾衆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當率時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為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衆為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為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周頌噫嘻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則詳見王朝禮　單襄公

假道於陳以聘於楚歸告定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周制有之曰民無縣耜言常用也入土曰耜耜柄曰耒野無奥草皆墾辟也奥深也不奪民時不蔑民功蔑棄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國城邑也班次也執事有次縣有序縣鄙之民從事有序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不懇者多功成而不收野場若棄也民罷於逸樂罷於為國君作逸樂之事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語

少皥氏以鳥名官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

者也注見職官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攦工倕之指即此也殳斨伯與三臣名也殳以積竹為兵建兵車者斨方銎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為名殳斨豈能為二器者歟往哉汝諧者往哉汝和其職也舜典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官各有所尊王者相變也舜至質貴陶器甒大瓦棺是也禹治洪水民降丘宅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湯放桀疾禮樂之壞而尊梓武王誅紂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考工記天子之

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瓬也金工築冶鳧㮚鍛桃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韗韋裘也惟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曲禮

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詳見民政章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攻猶治也摶之言拍也埴黏土也故書七為十刮作捖鄭司農云十當為七捖摩之工謂玉工也捖讀為刮其事亦是也

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刮摩

之工玉梛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旊事官之屬六十此識其五材三十工略記其事耳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盧矛戟矜秘也國語曰侏儒扶盧梓提屬也故書雕或為舟鄭司農云輪輿弓盧匠車梓此七者攻木之工官别名也孟子曰梓匠輪輿鮑讀為鮑魚之鮑書或為鞄蒼頡篇有鮑尧韗讀為歷運之運慌讀為芒芒禹迹之芒梛讀如巾節之梛旊讀為甫始之甫埴書或為植杜子春云雕或為舟者非也玄謂旊讀為放於此乎之放　考工記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為聲㮚氏為量段氏為鎛器桃氏為刃多錫為下齊大刃削殺氏鑒燧也少錫為上齊鐘鼎斧斤戈戟也聲鍾鎛于之屬量豆區鬴也鎛器田器錢鎛之屬刃大刃刀劍之屬

金有六齊目和金之品數

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鑒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鑒亦鏡也凡金多錫則忍白且明也同上凡鑄金之狀故書狀作壯杜子春云當為狀狀謂鑄金之形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消湅金錫精麤之候同上

季春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

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於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季秋霜始降則令百工休　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注並見月令篇來百工則財用足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槀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中庸

右工政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百工司空事官之屬於天

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也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宫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唐虞以上曰共工

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

言人德能事業之不同者也論道謂謀慮治國之政令也作起也辨猶具也資取也操也鄭司農云審曲面埶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埶之宜以治之及陰陽之向背是也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金木水火土也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為資讀為冬資絺綌之資玄謂此五材金木皮玉土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天子諸侯

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

親受其職居其官也

審曲面

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百工言百衆言之也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商旅販賣之客也易曰至日商旅不行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三農受夫田也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布帛婦官之事粤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此四國者不置是工也鎛田器詩云偫乃錢鎛又曰其鎛斯掮鄭司農云函讀為國君含垢之含函鎧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廬讀為纑謂矛戟柄竹欑柲或曰摩鍘之器胡今匈奴粤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

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工粵地塗泥多草藏而山出金錫鑄冶之業田器尤多燕近強胡習作甲冑秦多細木善作矜秘匈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皆知為弓車知者創物謂始闓端造器物若世本作者是也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父子世以相教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事無非聖人所為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凝堅也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作舟天有時地有氣

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時寒溫也氣剛柔也良善也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不時不得天時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鸜鴒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鸜鴒來巢傳曰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貉或為貈謂善緣木之貈也汶水在魯北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劒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去此地而作之則不能使良也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荊荊州也幹柘也可以為弓弩之幹妢胡胡子之國

在楚旁笴矢幹也禹貢荆州貢杶幹栝柏及箘簵楛故書笴爲笥杜子春云奶讀爲焚咸丘之焚書或爲邠奶胡地名也笥當爲笴笴讀爲稾謂箭稾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言百工之事當審其時也鄭司農云泐讀如再扐而後掛之扐扐謂石解散也夏時盛暑大熱則然考工記

禮書綱目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書綱目卷六十三至六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金拱闓

禮書綱目卷六十三

婺源江永撰

政事下　　通禮十二

補

神農氏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日中為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為市嗑為合也　繫辭傳

古者市廛而不税詳見財賦　匠人營國面朝後市市朝一夫詳見制國　内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

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市朝者君所以建國也建國者必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承之義次思次也敘介次也陳猶處也度丈尺也量豆區之屬鄭司農云佐后立市者始立市后立之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故書淳為敦杜子春讀敦為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四長玄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咫與陰禮婦人之祭禮　天官

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詳見上篇　司市

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量豆區斗斛之屬度丈尺也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經界也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猶列也辨物物異肆也肆異則市平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物靡

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鄭司農云靡謂侈靡也以商賈阜貨而行布通物曰商居賣物曰賈阜猶盛也鄭司農云布謂泉也以量度成賈而徵儥徵召也儥買也物有定賈則買者來也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賈民胥師賈師之屬必以賈民為之者知物之情偽與實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刑罰憲徇扑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同共也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為斂而買之民無貨則賒貰而予之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也百族必容來去商賈家於市城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而分為三時之市所以了物極衆鄭

司農云百族百姓也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於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凡市入謂三時之市市者入也胥守門察偽詐也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度謂殳也因刻丈尺耳羣吏胥師以下也平肆平賣物者之行列使之正也展之言整也成平也會平成市物者也奠讀為定整飭會者使定物價防誑豫也上旌者以為衆望也見旌則知當市也思次若今市亭也市師司市也介次市亭之屬别小者也鄭司農云思辭也次市中候樓也立當為司聲之誤也　凡萬民之期於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　期謂欲賣買期決於市也量度者若今處斗斛及丈尺也故書辟為辭鄭

司農云辭布辭訟泉物者也玄謂辟布市之羣吏考實諸泉入及有遺忘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得遺物者亦使置其地貨於貨之肆馬於馬之肆則主求之易也三日而無識認者舉之沒入官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徵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卻之也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鄭司農云亡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使人執之以通商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有災害物貴市不稅為民之乏困也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

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玄謂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亦其類也）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歸於士（徇舉以示其地之衆也扑撻也鄭司農云憲罰播其肆也）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也市者人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為說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命婦則使之出罰異尊卑也此王國之市而

說國君以下過市者諸侯之於其國與王同以其足以互明之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儥之事市司司市也儥買也會同師役必有市者大衆所在來物以備之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成平也會者平物賈而來主成其平也人民奴婢也珍異四時食物 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玄謂質劑者為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牛馬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器之物用短券 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稽猶考也治也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刺其側杜子春云淳當為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皆當中度量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

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内聽期外不聽謂齎券契者來訟也以期内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絶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郊遠郊也野甸稍也都小都大都

廛人掌斂市絘布緫布質布罰布而入於廛府布泉也鄭司農云絘布列肆之税布杜子春云緫當為儳謂無肆立持者之税布謂緫讀如租穗之穗穗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税也質布者質人之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税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於玉府以當税給作器物也　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珍異四時食物也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臞腐敗為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

憲刑禁焉憲表縣之察其詐偽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鄭司農云儥賣也慝惡也謂行且賣姦偽惡物者玄謂飾行儥慝謂使人行賣惡物于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恒常也謂若儲米穀棺木而睹久雨疫病者貴賣之因天災害阨民使之重困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薦宗廟之物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儥買也故書賣為買鄭司農云謂官有所斥賣賈師帥其屬而更相代直月為官賣之均勞逸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

鬬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囂讙也鄭司農云屬遊飲食羣飲食者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不物衣冠視瞻不與衆同及其操物不如品式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杜子春云當為襲謂掩捕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罰之使出布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邇也而平正之邇亦近也俱是物也使惡者遠善善自相

近鄭司農云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為珠俱名為玉而賈或百萬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使賈人不得雜亂以欺人斂其總布掌其戒禁杜子春云總當為傯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鄭司農云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買也主者別治大夫也然後予之為封符信然後予之玄謂抵實抵字抵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也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司農云賒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賒買物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有司所屬

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玄謂以國服為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

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會計也納入也入餘於職幣　並地官

遺人凡國野之道三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詳下道路章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尊物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粥賣也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

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縷多少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猶善也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物未成不利人木不中伐不粥於市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鼈蜃王制

右布政

衛莊公改舊制易朝市高子臯問於孔子曰周禮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更之如何孔子曰

朝市於西方失之矣家語 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 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孟子

古者關譏而不征詳見財賦 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關竟上門譏呵察王制 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鄭司農云管謂籥也鍵讀為蹇鍵謂牡 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不物衣服視瞻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正讀為征征稅也犯禁謂商所不資者舉之沒入官

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死政之老死國事者之父母也孤其子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也自外來者則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為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參相聯以撿猾商

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征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關下亦邸有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廛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不出於關謂從私道出辟稅者則沒其貨而撻其人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為之璽節及傳出之其有璽節亦為之傳傳如令移過所文書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無租稅猶幾猶苛察不得令奸

人出入有外内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内之有送令謂奉貢獻及文書以常事往來環人之職所送迎通賓客來至關則為之節與傳以通之　掌節門關用符節詳名器下並地官　仲夏門閭毋閉關市無索　仲秋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孟冬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謹關梁並詳月令

右門關之政　文王之治岐也關市譏而不征孟子

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廢六關不仁也塞關陽關

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按家語作置六關王注云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為不仁傳曰廢六關非也二說未知孰是文二年左氏傳孟子曰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又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譏察非常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

下盖取諸渙木在水上也致遠以利天下疑衍繫辭傳　天子造舟比船為橋諸侯維舟維連四船大夫方舟併兩船士特舟單船庶人乘泭併木以渡爾雅　匠人營國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環涂以為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詳見制國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詳軍禮武備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津梁相湊不得陷絶夏官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絶也去王城五百里為畿

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比猶較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共飲食樹為藩蔽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鄭司農云聚欜聚擊欜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凡道路之舟車轚互者序而行之舟車轚互謂於迫隘處也車有轘轅坻閣舟有砥柱之屬其過之者使以次叙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辟辟行人亦使守涂地者禁野之横行徑踰者皆為防姦也横行妄踩田中徑踰射邪趍疾越隄渠也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比校治道者名若今次金叙大功掌凡道禁禁謂若今絶蒙布巾持兵杖之屬

秋官

掌節道路用旌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詳名器下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道治治道也國語曰候不在竟譏不居其方也禁令猶姦宼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為之詩云彼候人兮何戈與祋若有方治則帥而致於朝及歸送之於竟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轘轅是其送之

夏官

遺人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羈旅過行寄止者凡國野之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廬若今野候徒有庌也宿可止宿若

今亭有室矣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地官　委人以甸聚待羈旅聚凡畜聚之物也同上　季春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詳月令　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　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中庸

右道路之政　單襄公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火心星也覿見也草穢塞路謂茀朝見謂夏正十月晨見

於長候不在疆候候人也掌送迎賓客也疆境也司空不視塗司空卿官掌道路也澤不陂陂障也古不賓澤故障之川不梁流曰川梁渠梁古不防川故梁之野有庾積唐尚書云十六斛曰庾昭謂此庾露積穀也詩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也場功未畢治場未畢也詩云九月築場圃道無列樹古者列樹以表道且為城守之用墾田若蓺發田曰墾蓺猶蒔也言其稀少猶若蓺物膳宰不致餼膳宰膳夫也掌賓客之牢禮生曰餼司里不授館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館國無寄寓寓亦寄也無寄寓者不為廬舍可以寄羈旅之客縣無施舍四甸為縣縣方六十里施舍者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

大咎國必亡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盛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氐之間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也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之駟見而隕霜駟天馬房星也隕落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教謂月令之屬也九月雨畢十月水涸草木節解而備藏備收藏也月令季秋農事畢收隕霜而冬裘具孟冬則天子始

裘故九月可以具之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謂火見之後建亥之初也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挶時儆時所以儆告其民也收而場功使人脩困倉也偫具也畚器名土籠也挶舁土之器具汝畚挶將以築作也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詩定之方中作於楚宮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期會也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施德謂因時警戒謹蓋藏成築功也今陳國火朝覿矣

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舟梁以舟為梁也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制法也表識也鄙四鄙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疆有寓望疆境也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藪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備財用囿有林池囿苑也林積木也池積水所以禦災也禦備也災飢兵也今陳國道路不可知上下文互見農政章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國語周語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

也子産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冱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辟己亦不為過况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故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悦其意

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

葵丘之會三命曰無忘賓旅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　同上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諭德延譽以來之遠物九州之外無貢法而王者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續食其往來　夏官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雕文謂刻

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鄉然浴則同川卧則僢不火食地氣煖不為病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其事雖異各自足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王制

右懷遠之政

三旬苗民逆命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班還振整也謂振旅以歸

也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

大禹謨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荒凶年也鄭司農云救飢之政十有二品散利貸種食也弛力息繇役也去幾關市不幾也眚禮掌客職所謂凶荒殺禮者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索鬼神求廢祀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除盜賊急其刑以除之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也杜子春讀蕃樂為藩樂謂閉藏樂器而不

作玄謂去幾去其稅耳舍禁若公無禁利眚禮謂殺吉禮也殺哀謂省凶禮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大荒大凶年也大札大疫病也移民辟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遺人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均人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無力政恤其勞也無財賦恤其乏困也財賦九賦也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不收山澤及地稅亦不平計地稅也非凶札之歲當收稅乃均之耳　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天患謂烖害也節旌節也施惠賙恤之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賈師凡天患

禁貴價者使有恒賈並詳市政章 司關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詳門關章 廩人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倉人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並詳財賦並地官 士師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鄭司農云辯讀為風別之別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其教條是為荒別之法𤣥謂辯當為貶聲之誤也遭飢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也朝士職曰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移民就賤救困也通財補不足也糾守衛盜賊也緩刑紓民心也秋官 朝士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

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故書慮為憲貶為窆杜子春云窆當為禁憲為幡書以明之玄謂慮謀也貶猶減也謂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為民困也所貶視時為多少之法　同上

古者有災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拯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先乎矜寡孤獨及疾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者葬埋之

右凶札之政凶札之禮詳災變禮因凶札祈禳詳因祭

莊公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於齊春秋　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為四鄰之援援所攀援以為助也結諸侯

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申重也固國之艱急是為艱難也是為為難急也鑄名器名器鍾鼎也藏寶財寶財玉帛也固民之殄病是待殄絕也病飢也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盍何不也市穀曰糴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告請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鬯圭祼鬯之圭長尺二寸有瓚以祀廟玉磬鳴璆也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戾至也荐重也降下也羸病也幾近也卒盡也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賈唐

二君云周公為太宰太公為太師皆掌命諸侯之國所當祀也或云命祀謂命祀二公也昭謂傳曰衛成公祀夏后相甯武子曰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如此賈唐得之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戾罪也不腆先君之敝器腆厚也敢告滯積以紓執事滯久也紓緩也執事齊有司也穀久積則將朽敗執事所憂也請之所以緩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辟君也賴蒙也天曰神地曰祇百辟謂百君卿士有益於民者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魯語

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

升告糴諸侯告請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為內諱故不稱使使若私行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敗謂不凶年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穀梁傳　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為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

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穡儉也勸分有無相濟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害不傷害民左氏傳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賑窮四曰恤貧五曰寛疾詳見上篇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右肺石達窮民焉詳朝廷禮

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　凡逺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

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王而罪其長無兄弟曰惸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也上謂王與六卿也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矣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　秋官　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僕與御庶子詳朝廷禮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餼廩也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斷謂支節絶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　王制　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

王命施惠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艱阨飢之也鄭司農云賙讀為周急之周遺人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鄉里鄉所居也艱阨猶困乏也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餼廩也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閒粟註見財賦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而讀為若聲之誤也若用之謂恤民之艱阨委積於野如道人於鄉里也以質劑致民案入稅者名會而貸之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也平頒之不得偏頗有多少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云軍興是也是粟縣師徵之旅師斂之而用之以賙衣食曰惠以作事業曰利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為之息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困時施之饒時收之司稼

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均謂度其多少賙稟其艱阨興所徵賦地官 並

季春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詳月令

右恤窮之政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孟子　文公曰奈夫八疾何八疾蘧篨至僮昏胥臣曰官師之所材也師長也材古裁字戚施直鎛

戚施僂人直主擊鎛鎛鍾也籧篨蒙璆籧篨偃人蒙戴也璆玉磬也不能俛故使之戴磬侏儒扶盧侏儒短者扶緣也盧戈戟之柲緣之以為戲矇瞍修聲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無目於音聲審故使修之聾聵司火耳不別五聲之和曰聾生而聾曰聵耳無聞於視則審故使主火僮昏僮無知也昏闇亂也嚚瘖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瘖不能言者僬僥長三尺官師所不材也所不能以材用也實裔土裔荒裔也國語晉語

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孫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哀二十七年左氏傳晏子曰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景公說大戒

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　孟子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恒多毒孟子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疕頭瘍亦謂禿也身傷曰瘍分之者醫各有能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食祿也全猶愈也以失四為下者五則半矣或不治自愈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

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癘疾氣不和之疾痟酸削也首疾頭痛也嗽欬也上氣逆喘也五行傳曰六癘作見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者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五穀麻黍稷麥豆五藥草木蟲石穀也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以五氣五聲五色眂其死生三者劇易之徵見於外者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五聲言語宮商角徵羽也五色面貌青赤白黑黃也察其盈虛休王吉凶可知審用此者莫若扁鵲倉公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兩參之者以觀其死生之驗竅之變謂開閉非常陽竅七陰竅二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正藏五藏又有胃膀胱大腸小腸脈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能專是者其唯秦和乎岐伯

揄揶則兼彼數術者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少者曰死老者曰終所以謂治之不愈之狀也醫師得以制其禄且為後治之戒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腫瘍癰而上生創者潰瘍癰而含膿血者金瘍刀創也折瘍蹉跌者祝當為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劀刮去膿血殺謂以藥食其惡肉凡療瘍以五毒攻之止病曰療攻治也五毒五藥之有毒者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堥置石膽丹砂雄黃礜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既刮殺而攻盡其宿肉乃養之也五氣當為五穀節節成其藥之力凡藥以酸養骨以

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以類相養也醫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辛金味金之纏合異物似筋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脉苦火味大出入無形似氣甘土味土含載四者似肉滑滑石也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並天官

孟夏聚畜百藥詳月令

右醫藥之政

蜡氏掌除骴曲禮四足死者曰漬故書骴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為漬謂死人骨也月令曰掩骼埋胔胔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

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其人其家人也鄭司農云楬欲令其識取之令時楬櫫是也有地之官有郤界之吏令時鄉亭是也掌凡國之骴禁禁謂孟春掩骼埋胔之屬　秋官孟春掩骼埋胔詳月令

右恤死之政

墓地不請王制　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二曰族墳墓五族為黨使之相葬地官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

其中之室以守之春官注並見士喪禮下　孟冬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椁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詳月令

右坟墓之政　管仲曰聖王治天下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以為葬也齊語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家語

夏小正九月内火主夫出火大戴禮　司爟掌行火之政

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云以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為之鄭人鑄刑書火星未出而出火後有災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故春秋傳曰以出內火時則施火令焚萊之時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野焚萊民擅放火　夏官

司烜氏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為季春將出火也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　秋官

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戒　天官

右火政　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其祀犁焉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犁為火正昭二十九年左氏傳　宋災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内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内火禁放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陶唐堯有天下號閼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於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

內火時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閱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襄九年左氏傳

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周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刑器鼎也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六月丙戌鄭災終士文伯之言昭六年左氏傳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

方盛之時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凌冰室也三之者為消釋度也故書正為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為主冰也政當為正正謂夏正三其凌三倍其冰春始治鑑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以禦溫氣春始治之為二月將獻羔而啓冰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酒醴見溫氣亦失味酒漿酒人漿人也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不以鑑往嫌使停膳羞大喪共夷盤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盤中置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盤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而為言者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夏頒冰掌事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為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秋刷刷清也鄭司農云刷除冰室當更納新冰玄謂秋涼冰不用可以清

除其室天官

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　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並詳月令

右冰政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鑿冰謂取冰于山也冲冲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納藏也藏冰所以避暑也凌陰冰室也豳土寒多正月風未觧凍故冰猶可藏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蘓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于物也故常有以觧之十二月陽氣藴伏涸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

陰氣將絶則氷于是大發食肉之禄老病喪浴氷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胡氏曰藏氷開氷亦聖人輔相調變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為治也豳風七月

昭公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禦止也申豐魯大夫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虚危氷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氷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氷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沍閉也必取積陰之氷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其出之也朝之禄

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言不獨共公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桃弧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命婦大夫妻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獻羔而啟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公始用之公先用優尊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老致仕在家者山人取之縣人傳

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輿人納之隸人藏之（輿隸皆賤官）夫冰以風壯（冰因風寒而堅）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周密也）其用之也徧（及老疾）則冬無愆陽（愆過也謂冬寒）夏無伏陰（伏陰謂夏寒）春無淒風（淒寒也）秋無苦雨（霖雨為人所患苦）雷出不震（震霆也）無災霜雹癘疾不降（癘惡氣也）民不夭札（短折為夭夭死為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又火出不畢賦有餘則棄之）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為害）雹之為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冲冲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於凌陰凌陰氷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 左傳

萍氏幾酒 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 謹酒 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有政有事無彝酒 秋官

右酒政 王若曰明大命於妹邦 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妹土即詩所謂沫鄉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為妹邦發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或曰文王世次為穆亦通毖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也

文王朝夕勑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毖亦諄諄以酒為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為西伯故得誥毖庶邦云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酒之禍人也而以為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受酗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彞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小子少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毋同彞常也毋常於酒其飲惟于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于醉也

惟曰我民迪

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彛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為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庶士有正越庶

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永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典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丕惟曰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常常反觀内省使念慮之發營為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為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按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耇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

欲禁絕其飲令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耇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為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湎酒也哉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徂往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文王毖酒之教其大如此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

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於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況曰其敢尚飲乎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祗辟而使之益不怠耳成王

顧上文成王而言祇辟顧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於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於殷罔愛於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後嗣王受也受沈酣其身昏迷于政命令不著于民其所祇保者惟

在于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佚于非彝泰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史記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行無度其心疾很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群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於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於時

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詳者古人謂人無于水監水能監人之姸

醜而已當于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為大監戒以撫安斷時乎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劼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湎于酒也毖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毖庶邦御士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況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内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僚大臣可不謹于酒乎太史内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

所事也然威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遠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於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人湎酒以政為急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況汝之身所以為一國之視傚者可不謹于酒乎故曰剛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劼毖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為治孰能禦之而況毖於酒德也哉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為姦惡者也佚失也其者未定辭也蘇氏曰予其殺者

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為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日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殷受導迪為惡之諸臣百工雖湎于酒未能遽革而非羣聚為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湎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于汝弗潔汝事時則同汝於羣飲誅殺之罪矣

王

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辯治也乃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治其諸臣百工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矣酒誥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為虞衡屬于地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舜典

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詳上篇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物為之厲每物有蕃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

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玄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　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　季猶穉也服與耜宜用穉材尚柔刃也服牝服車之材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時斬材斬材之時也有期日入出有日數為久盡物　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　掄猶擇也不禁者山林國之有不拘入也　春秋之斬木不入禁　非冬夏之時不得入所禁之中斬木也斬四野之木可　凡竊木者有刑罰　竊盜也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　平其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　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　計林麓者計其守之功也林麓蕃茂民不盜竊則有賞不

則罰之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令法萬民入出時日之期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舍其守者時按視守者於其舍申戒之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玉府頒其餘於萬民其地之人占取澤物者因以部分使守之以時入之於玉府謂皮革珠貝也入之以當邦賦然後得取其餘以自為也入出亦有時日之期並地官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罟網也以網搏所當田之獸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温散則凉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也及狐狸凡獸入於腊人當乾之皮

毛筋角入於玉府給作器物凡田獸者掌其政令𩺰人掌以時𩺰為梁月令季冬命漁師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偃也偃水為關空以笱承其空詩云敝笱在梁春獻王鮪王鮪鮪之大者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凡𩺰者掌其政令凡𩺰征入於玉府鄭司農云𩺰征漁者之租稅漁人主收之入于玉府鼈人掌取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𤗈胡龜鼈之屬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蜃大蛤鄭司農云簎謂以杈刺泥中搏取之貍物龜鼈之屬自貍藏伏于泥中者玄謂貍物亦謂鮍刀含漿之屬春獻鼈蜃秋獻龜魚此其在淺處可得之時魚亦謂自貍藏掌凡邦之簎事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畜獸之疾病及瘍療同醫凡療獸病灌

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瘍畜獸必灌行之者為其病狀難知灌以緩之且强其氣也節趨聚之節也氣謂脈氣既行之乃以脈視之以知所病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亦先攻之而後養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並天官迹人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為其夭物且害必多也麛麛鹿子囿人掌囿游之獸禁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獸以宴樂視之禁者其蕃衛也鄭司農云囿游之獸囿牧之獸牧百獸備養衆物也今掖庭有鳥獸自熊虎孔雀至於狐狸鳧鶴備焉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

斂而藏之果棗李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萄枇杷之屬並地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擾馴也教習使之馴服王者之教無不服射鳥氏掌射鳥鳥謂中膳羞者鳧鴈鴇鴞之屬羅氏掌羅烏鳥烏鳥謂卑居鵲之屬蜡則作羅襦作猶用也鄭司農云蜡謂十二月大祭萬物也郊特牲曰天子大蜡謂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襦細密之羅襦讀為繻有衣袽之繻玄謂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既祭獸可以羅網圍取禽也王制曰豺祭獸然後田又曰昆虫已蟄可以火田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春鳥蟄而始出者若今南郡黃雀之屬是時鷹化為鳩鳩與春鳥變舊為新宜以養老助生氣行謂賦賜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阜猶盛也蕃蕃息也鳥之可養使盛大蕃息者謂鶖鶖之屬歲時貢鳥物鵰鷹之屬以四時來並夏官

閩隷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隷馬杜子春云子當為祀玄謂掌子者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隷役之　按王氏云子謂鳥所生也

夷隷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

貉隷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不言阜蕃者猛獸不可服又不生乳于圈檻也

雍氏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為其就禽獸魚鼈自然之居而害之鄭司農云不得擅為苑囿於山也澤之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

萍氏掌國之水禁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及入水捕魚

鼈不時

冥氏掌設弧張弧張罿罦之屬所以扃絹禽獸為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靈鼓六面鼓敺之使驚趨阱擭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鄭司農云須謂頤下須備謂搔也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毒蠱毒物而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攻說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攻之謂燻之鄭司農云禬除也玄謂此禬讀如潰癰之潰凡敺蠱則令之比之使為之又校次之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猛鳥鷹隼之屬置其

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下來則掎其脚以時獻其羽翮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林人所養者山足曰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剥陰木而水之刊剥互言耳皆謂斫去次地之皮生山南為陽木生山北為陰木火之水之則使其肄不生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化猶生也謂時以種穀也變其水火者乃所火則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凡攻木者掌其政令除木有時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故書萌作甍杜子春云甍當為萌謂耕反其萌芽書亦或為萌玄謂萌之者以鎡基斫所生者夷之以鉤鐮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芟矣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孰耜之以耜側凍土

刻之

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掌凡殺草之政令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覆猶毀也夭鳥惡鳴之鳥若鴞鵩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方版也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娵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星謂從角至軫夭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攻禜祈名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故書蠹為橐杜子春云橐當為蠹凡庶蠱之事庶除蟲毒者蠱亦蠹

之類也或熏以莽草則去

赤犮氏掌除墻屋以蜃炭攻之灰洒毒之洒灑也除牆屋者除蟲豸藏逃其中者蜃大蛤也擣其炭以坋之則走淳灰以灑之則死故書蜃為晨鄭司農云晨當為蜃書亦或為蜃凡隙屋除其貍蟲貍蟲蟨肌蛷之屬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牡蘜蘜不華者齊魯之間謂鼃為蟈黽耿黽也蟈與耿黽尤怒鳴為聒人耳去之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杜子春云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為煙令煙西行被之水上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水蟲狐蜮之屬故書炮作泡杜子春讀炮為苞有苦蔡之苞玄謂燔之炮之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投之使驚去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

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神謂水神龍罔象故書榟為梓午為五杜子春云梓當為榫榫讀為枯枯榆木名或為櫓又云五貫當為午貫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為怪者獸狐狼之屬鄭司農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所作弓矢玄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大陰月食則射大陽與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于宋太廟譆譆出出者大陰之弓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與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者互言之救日用枉矢則救月以恒矢可知也並秋官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

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絶水取魚者罻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重陽未成物殀斷殺少長曰夭）不覆巢（覆敗也王制）

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

仲春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毋竭川澤毋漉波池毋焚山林

季春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孟夏毋伐大樹毋大田獵

季夏命漁

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仲冬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季冬命漁師始漁並詳月令　路馬死埋之以帷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　檀弓

右草木禽獸之政　文王之治岐也澤梁無禁澤謂瀦水梁謂漁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　孟子　莊公二十八年冬築微微魯邑　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虞典禽獸之官言規固而築之又置官司以守之是不與民同利也　穀梁傳　成十八年築鹿囿傳同注云築牆為鹿地之苑

宣公夏濫於泗淵　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泗在魯城北又曰在南門

里革斷其罟而棄之　罟網也

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　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月令孟春蟄蟲始震魚上冰獺祭魚

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　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令講習也罛漁網也罶笱也名漁大魚也川禽鼈蜃之屬諸之也是時陽氣起魚涉負冰故令國人取之所以助宣氣也月令季冬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唐云孟春誤

矣鳥獸孕水蟲成孕懷子也此謂春時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為夏槁獸虞掌鳥獸之禁令罝兎罟網鳥罟也禁禁不得施也矠擉也槁乾也夏不得取故於此時擉刺魚鼈以為夏儲助生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故取魚鼈助生物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罜麗設穽鄂罜當為罣罣麗小網也鄂作格所以誤獸也謂立夏鳥獸已成水蟲懷孕之時禁魚鼈之網設取獸之物也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以獸實宗廟庖廚也而長魚鼈畜四時功足國財用也且夫山不槎櫱槎斫也以株生曰櫱澤不伐夭草木未成曰夭魚禁鯤鮞鯤魚子也鮞未成魚也獸長麑䴠鹿子曰麑麇子曰䴠鳥

翼𣪊卵翼成也生哺曰𣪊未乳曰卵蟲舍蚳蝝蚳螘子也可以為醢蝝蝮蜪也可食舍不取也蕃庶物也古之訓也蕃息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蓺也別別於雄而懷子也蓺極也國語魯語

定公以孔子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家語

晏子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昭二十年左氏傳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孟子

禮聖

主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厨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眭而不逮不出頰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刳胎不夭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厨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莫不多　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

仞魚躍言德志也聖主所以在魚鱉禽獸猶得其心況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煴物時孰民心不挾詐賊氣脉淳化攫齧搏鰲之獸鮮毒蠚猛蚄之蟲密毒山不蓄草木少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並賈誼新書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豫備之意繫辭傳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夜士主行夜徼

候者如今都候之屬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備其遺寇害及謀非公事禦亦禁也謂遏止之無刑法也晨先明也宵定昏也書曰宵中星虛春秋傳曰夜中星隕如雨秋官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𣞙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國中城中也粥養也國所遊養謂羨卒也追逐寇也胥讀為偦偦故書互為巨鄭司農云宿謂宿衛也巨當為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𣞙謂夜行擊𣞙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皆為其惑衆銜枚氏掌司囂察囂讙者為其聒亂在朝者之言語禁嘂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為其惑衆相感動鳴吟也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皆為防姦

也橫行妄繇田中徑逾射邪趨疾越隄渠也

萍氏禁川游者備波洋卒至沈溺也並秋官

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已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地官

馬質禁原蠶者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為傷馬與夏官

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俘而取之曰獲委於朝十日待來識之者人民謂刑人奴隸逃亡者鄭司農云若今時得遺物及放失六畜持諸鄉亭縣庭大者公之大物沒入公家也小者私之小物自畀也玄謂人民之小者未齔七歲以下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鄭司農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共賈者也以國法行之司市為節以遺之玄謂同貨財者富人蓄積者多時收斂之乏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以利出者與取者過此則罰之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贓　並秋官

右雜禁令

禮書綱目卷六十三